

“瘦硬战掣”，是李煜在自我意识里所进行的书法探险。他再也不想在前人脚下盘泥，便用一条自己的线来表达自我意识。他用“一笔三过”之颤笔，将自己从“吴带当风”中解放出来，想必对他治下的南唐画院产生了直接影响，画院的画家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他倡导的艺术探险及试验。其中有两人，用“颤笔”做白描试验，那就是南唐画院待诏唐希雅和周文矩。

一代艺术双骄

唐希雅与韩熙载一样，因避五代之乱而南迁江左，入南唐画院。

唐希雅深谙李煜“金错刀”笔法，“乘兴纵奇，具战掣之势”。刘道醇说，“江南绝笔”，唯“徐、唐二人”。“徐”指徐熙，与黄筌并驾的南唐花鸟画家。而唐希雅工竹树，刘道醇说他绘竹得李煜真传，我们誉他“江左竹郎”也不为过。

据米芾说，南唐井闾之间，流行收藏名画的风气。风雅之家，无不有名画垂壁，那时名画头牌，必称“唐、徐”二人，“人收甚众，好事家必五七本”。但米芾不以为然，视“唐希雅、黄筌之伦”为“翎毛小笔”，多画禽鸟，“不足深论”。还劝时人，黄筌画不足收，容易临摹，徐熙画不易摹，可多收。说到唐希雅，学李煜作林竹，虽然韵尚清楚，但“作棘林间战笔小竹非善”。

前一晚，与春彦在电话里讲了几句明前滋味，深宵里，讲得我馋心涌动，不能自己。第二日，戴好口罩，跌跌撞撞奔去云和。老板娘扶门相望，一副百年孤独与春风满面各一半的风致，相当窈窕传奇。一向熙熙攘攘的云和，这日清静安详，坐下吃一碗昂贵的刀鱼馄饨。馄饨其实普通，美是美在一碗刀鱼浓汤，白腻天鲜，无与伦比。跟老板娘闲话几句，云和舍得落足刀鱼炖浓汤，非老半斋可比，等等。

寻欢不得

“住在古老的京城里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，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”周作人著名的幽怨，充满了寻欢不得的老男人，难以排遣的满腹落莫。而点心名之以颓废，也真真神来之笔。像奶油泡芙这种点心，就有点过分的欢天喜地，油墩子太凄苦，菜毛团太茁壮，宋美龄爱吃的桂花赤豆松糕，秀秀一砖，格么颓废亦有精致亦够，果然隽永。

今晚讲讲男人寻欢，反正夜未央，日正长。春彦讲：“张岱写两句西湖雪景，赞是赞格，千古绝唱是千古绝唱格，就是看上去么，伊是动足脑筋、用足力气了写出来的，有点没劲，依讲是不是？”

“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



李冬君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年1月出版

米芾眼尖，于精微处，看出唐希雅的粗糙，说他不如李煜愈精微愈提神。《宣和画谱》录唐希雅画作《梅竹杂禽图》《桃竹会禽图》《柘竹山鹑图》等88件，可惜今已不见。

唐希雅亦步亦趋，追随李煜。李煜画竹，他也画竹，虽得真传，却决然不及李煜之灵性。而周文矩则撇开画竹，用“金错刀”法，另辟人物一途，用在人物的衣纹褶皱上，完成了他对线条的新诠释。

李煜与周文矩，同道不同路，一个在书法上，一个在绘画上，一个画竹，一个画人物。李煜无师承，“私淑”王羲之；周文矩则可谓无一笔无来历，尤其以颤笔画仕女，宣告了他对周昉师承的突破。与周昉唐女的富态端静相比，周文矩只在白描上略施顿挫，他的仕女便开始妖娆曼妙、鲜活起来，人性的表情更为丰富。一如李煜为少女思春的人性本色辩护，周文矩也在为新时代的仕女，提供一个自由的人性款式。一代艺术

《走进宋画：10-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》选载之二

后主的遗范

术双骄，并世而立。

“今人好伪不好真”

五代十国，人物绘画，从壁画走向绢绘，以南唐画院为最独特的景观。与前、后蜀成都之花鸟、北方开封之山水方兴相比，金陵人物画更为成熟，足以在南唐的高大城墙上逡巡展示，宣谕其为艺术“重镇”。

人物画“重镇”里的“重镇”，当属周文矩。遗憾的是，其画作传世不足十之一二，且散落在世界各地，还多为摹本。《重屏会棋图》《宫中图》和《琉璃堂人物图》，皆为宋摹本，是目前最被看重的几件摹本。有的摹本附以说明为周文矩真迹临本，有的摹本远至明清两代，已无从考证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周文矩团扇《浴婴仕女图》（见图）与《宫女图》，绢本设色，发髻不再高耸，而是稍微后倾；头饰也不再是梳篦插髻，而是金凤银钗；脸庞虽还微圆，但身体已经完成了向瘦削苗条的过渡；衣饰颤笔娴熟，俨然宋女模样，看起来也是南宋摹本了。至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斗方《西子浣纱图》，团扇《仙女乘鸾图》以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绢本观音斗方，从服装、发



型、款式看，大体可断为明代以后的摹本。

从《画史》中可以看到，宋人对前人的真迹收藏非常较真，那位米芾先生，就在书中叹曰“今人好伪不好真”。他甚至对沈括收藏周昉画作的莽撞行为，大为痛惜。据说，沈括手上有六七件周昉画作，但竟“以其净处破碎”便随意裁剪四边，再将画重新贴于碧绢之上，做出一件新横轴来。

米芾认为，应该保留那些破碎的旧痕迹，这便是守旧，而沈括的做法是，裁去破碎旧痕，重新装裱，这就是维新了。维新不仅表现在对作品的收藏上，还表现在对原作的临摹上。米芾的说法，固然有理，但也幸亏有宋人对前人真迹的临摹，否则，那些名家画作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如何看待这些摹品的真实

性？周文矩本人的真迹，恐怕已经见不到了，留下来传世的，都是宋人或明人的摹本。这些摹本，显然难以“真”或“伪”而论，那就不妨换一个角度，以“原本”或“传世本”来说。应该这么说，“原本”固然为真，那些忠实于“原本”的传世摹本也属于真，因为若无那些“传世本”，我们根本不知“原本”为何物。所谓文化传承，说到底是要靠“传世本”的。

“绘画界的后主”

宋朝实现了大一统，江南尤其是前蜀、后蜀、南唐、吴越等国，以自保带来的稳定与丰硕果实，悉数进入宋人腰包，画院藏品甚至画家个人也都归属于宋朝皇家。宋朝掠走了后主和他们的收藏，从此便传了后主范儿。可怜南唐，还有后蜀，不但土地和人民被兼并了，就连后主们的兴趣和爱好，也被胜利者没收了。

好在有宋一代，君王的艺术品位不低，陶冶着赵家的皇子王孙，终于也炼成了一位后主，一位不亚于那几位后主的后主——宋徽宗赵佶。

周文矩提着画笔去追随他的后主，得其一体，因而成为“绘画界的后主”。而另一个后主，则收藏了他的画，并且自己还画，就在后主范儿里画，画成了一位真正的“绘画界的后主”。

《上海饭局》选载之四

刀鱼馄饨以及其他



“痛哉平儿”

伊考证出来，这是贾宝玉的私章。妹妹嘛吧？

“有一年，很早以前了，开全国第一届红学研讨会，大佬云集，我也去了。一开会，秘书长先宣布，这次会议上，周先生将要公布一项崭新的红学研究成果。我老激动的，等了听。等到最后一日，周先生出来了，像压台大戏一样，来公布新成果。伊撑了根拐杖，另一只手，捏了一份旧报纸，北平30年代的小报，蓝色油墨印的，《北平旅游报》，上头一张模模糊糊的低清照片，周先生讲，依看依看，这张照片，拍的就是明珠的宰相府啊，前头一摊干涸的水，这个就是大观园啊，终于被我考证出来了。”

“我当时还年轻，听了，失望得不是一眼眼，搞啥百页结，一张发黄的小报，考证出大观园来了？《红楼梦》研讨，变成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了，妹妹，我有点想不落。”

“再讲讲三毛的爸爸，张乐平先生好吗？张先生蛮天才的，世界级的漫画大师傅，叶浅予先生是我老师，张乐平先生么，排排辈分，是我师叔。后来么，台湾有个女作家，疯疯癫癫的陈平，自家起个笔名，叫三毛，名气大来，跑到上海，一路跑到张先生屋里，要认张先生做过房爷，叫张先生夫妻，叫爸爸妈妈，住也住了张先生家里。张先生这个时候已经是晚年了，天上落下来一个过房女儿，开心得不得了（见图，张乐平与三毛）。张先生手头不宽裕的，还是拿出铜钿，给过房女儿做了一套中山装，四只口袋的，的确良的，煞煞挺。”

我听得笑：“的确良，呵呵，穿了身上像穿了一身蛇皮，或者蛇皮袋。”

“妹妹依笑啥笑，当年的确良么，是无上光荣的好东西。”

“那天黄昏，我拎了两只烤鸡、两瓶绍兴酒，踏了脚踏车，去张先生屋里，陪张先生吃酒，碰着陈平，穿了一身中山装，一道坐下来吃小老酒。陈平讲：‘爸爸妈妈待我真好，做新衣裳给我。’那天刚好我去了裱画店弯了弯，带回来一卷画。陈平吃

吃酒，拿画拿出来看，看了蛮欢喜，拣了三张，要买。我讲：‘送给你，不可以卖的。依是我师叔的心肝宝贝，依看中我几张画，我能收依铜钿么？’

“陈平死那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落小雪，张先生打只电话给我，讲：‘依来一趟，陈平的亲爷，从台北打电话来，讲陈平死了。’我马上踏脚踏车奔到张先生屋里。一进门，张先生屋里，真的像死了人，冰冰冷。张先生年纪大了，遇了这种事变，过房女儿，自己拿根丝袜吊吊死，哪能吃得消？张先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蛮作孽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在报纸做记者，想写这条特大新闻。我跟张先生讲：‘张先生依讲两句好吗？’张先生讲：‘我讲不出。’我想了一歇：‘张先生，格么，依写两个字好吗？’张先生讲：‘我写不出。要么依先写，依写了，我抄依的。’我铺铺纸，写了四个字，‘痛哉平儿’。张先生手抖抖，抄写了一遍，写得蛮苍凉，一个字有一只拳头大。这幅字，张先生写好，我拿了去，登了报纸头版上。妹妹啊，三毛这个人，聪明是聪明的，就是一面孔苦，一面孔薄。”

“腰细垮了，明明讲寻欢的，哪能无轨电车、讲到死去活来了呢？”

听到这里，我也心凉，不免起身，去厨房重新泡了杯碧螺春。明前滋味，碧清碧清，风骨是真的好。